

插图本 名著名译丛书

在人间

В людях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苏联〕高尔基

楼适夷

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插图本名著译丛书

在人间

В людях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苏联〕高尔基
楼适夷
——
译 著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М. ГОРЬКИЙ

В ЛЮДЯХ

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ОМ 13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人间/(苏)高尔基著;楼适夷译.—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02-013051-1

I. ①在… II. ①高…②楼…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1019 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李丹丹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5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51-1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这部书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是家喻户晓的大众读物,直到现在仍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足见其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三部曲不管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自述,而且也是一部卓越的艺术珍品。它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生活道路,对俄罗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所描绘的一幅多彩的时代历史画卷。作品的主人公阿廖沙就是作家本人。这一形象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练后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艺术典型。作品以高尔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生活为素材,涵盖了作者从记事时候起,即四岁至二十岁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八约十八年的生活断面。

阿廖沙·彼什科夫四岁丧父,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外祖父卡什林是一个小染坊主,已濒临破产。严峻的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乖戾、吝啬的小老头变得愈加残暴、贪婪、怪僻,他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经常打骂亲人和幼小的阿廖沙。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愚昧、狭隘、自私、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甚至为一些小事而常常争吵、斗殴。暴戾的外祖父凶狠地毒打外祖母和孩子,竟把幼小的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两个舅舅,由于嫉妒,把阿廖沙的父亲骗到外面,并狠心地把他毒打一顿后推进冰窟里。大舅米哈伊尔为了取乐,竟把烧红了的顶针放在瞎眼的老长工格里戈里的手里。二舅雅科夫甚至残忍地把自己的老婆无端地折磨死了。干活时他们不把人当人看,抬十字架时竟把强壮的“小茨冈”活活给压死了。作品的开头高尔基就写道:

“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阿廖沙十一岁被迫走上“人间”，先是当鞋铺的学徒，后在制图师家里打杂，在船上当洗碗工，在圣像作坊做杂工，在建筑工地上当监工等。在“人间”，阿廖沙一直处在各色各样的愚蠢的小市民的包围之中，看到了“更多的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制图师家的婆媳们愚昧而又奸刁，整天吵吵嚷嚷，以拨弄是非、取笑他人为乐；轮船上的那个肥胖的秃头雅科夫老是讲女人，而且讲得不堪入耳；狡猾的谢尔格和叶尔莫欣自己偷茶具、偷钱，却要嫁祸于阿廖沙；市场上那些做买卖的和掌柜的都无聊地干各种恶意的游戏；外来的乡下人要到城里什么地方去，向他们问路，他们总是故意指错路径；毛皮店的老板用十卢布打赌，让自己的伙计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磅火腿。特别令阿廖沙愤恨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他亲眼看见他的后父用长腿踢她母亲的胸脯；亲眼看见一家妓院的门房抓住一个女人的双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这一切都引起幼小的阿廖沙的激愤和狂怒。身边这些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这种黑暗的丑事和腐蚀人的恶势力所压倒、所毁灭，反而使他锻炼成了一个坚强、勇敢、正直的人。这是因为：一，现实中，除了黑暗势力外，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是他们给了他力量，使他看到光明；二，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像雨露一样，滋润着阿廖沙的心田，使它不致枯竭。

“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粗人，全像蜜蜂似的把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第一个，也是最多地把蜜送到阿廖沙的蜂窝里去的人就是外祖母。在作品中，外祖母的形象可以说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光辉、最有人性，同时也是最富艺术魅力的形象之一。高尔基非常深情地写道：“在她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

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除外祖母外,那个善良、乐观的“小茨冈”,那个忠厚老实的老长工格里戈里,那个献身科学的“好事情”,那个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喜欢书的厨师斯穆雷等,都是阿廖沙的良师益友。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普通粗人”哺育培养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反抗精神。

书籍对于阿廖沙的性格的形成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读了大量的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各特、龚古尔兄弟、贝朗瑞、大仲马、海涅等,这些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几乎都阅读过。“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困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什么叫作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因为这些书使我在心中生长了一种坚定的信心:在这大地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所以我绝不会走投无路。”

许多人都指出,三部曲的基本主题,就是阿廖沙的成长。这当然是不错的。高尔基以其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感情和娴熟的艺术手段,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阿廖沙作为革命者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他的性格正是在铅一样的生活的重压下同无尽的苦难和恶势力的顽强斗争中,在接受和认识现实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绝不是作者有意美化自己。阿廖沙的形象是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典型。我们完全可以说,三部曲是一部展现俄罗斯一代新人成长的作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时还有一个更直接更迫切的潜在主题——全面而真实地考察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力量和弱点,特别是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俄国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特征。这是高尔基在当时就已意识到了的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这时高尔基和许多人一样,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了许多问题:革命失败的原因,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性质,俄国革命与俄国民族性、俄国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未来的革命历史前景等等。一九〇七年至十月革命时期,高尔基创作了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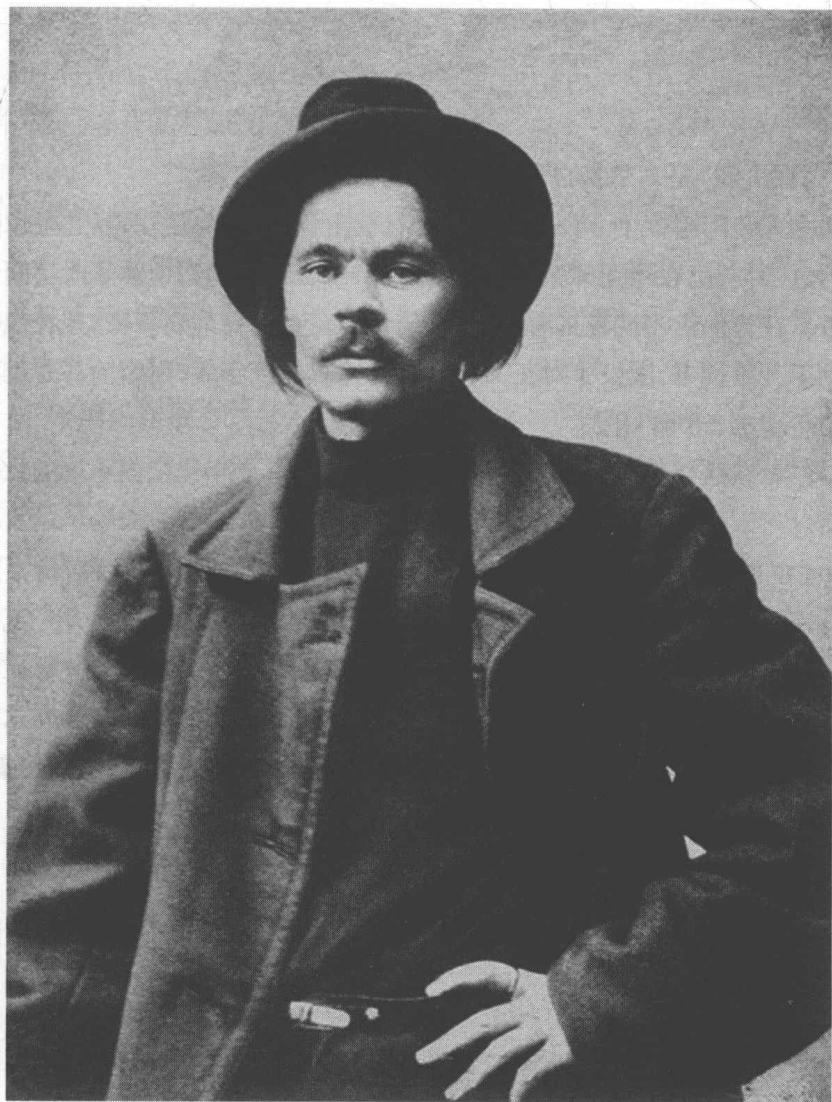
两部《童年》和《在人间》。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乃是高尔基的创作走向新阶段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如所周知,高尔基每一阶段的创作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脉动密切相连的。第一阶段的作品,不论是传达底层人民的呐喊和闪现其理想光辉的早期短篇小说,还是那些社会政治剧本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几部中篇小说,其基调都是高亢、激奋、感情澎湃和色彩浓艳。如今,急风暴雨式的一幕已暂时过去了,冷静的沉思代替了激越的感情。在思考、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高尔基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征,对其作深层的挖掘。他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反思并剖析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明哲保身……这是根深蒂固的俄国小市民的习气,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高尔基深切地认识到,必须把民众从沉睡的浑浑噩噩的境况中唤醒起来。他把唤起民众的觉醒看作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用这些故事使你们感到不快,是我的不能否认的权利;这是为了使你们想起,你们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情况之中。”批判揭露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就是高尔基创作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的直接动因。在这里,高尔基已从一位炽热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传体三部曲无疑属于高尔基的优秀作品之列,它的特点是,笔法凝练而朴素,感情冷峻而执着;他清醒地同时也是深情地回眸昨日的历史时,把广阔的血淋淋的生活画面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伴随着细腻的对人的心理剖析,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出未来的宏伟的远景。这正是三部曲的力量所在,也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作家高出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地方。作者在展示和批判落后、野蛮和残酷的“铅样沉重的生活”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新一代人如何在旧地基上破土而出,并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生命力。自传体三部曲中的阿廖沙的形象就是新一代人的代表。无疑,“在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

的东西,生长出善良——富有人性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对光明的人性的生活必然苏醒这一不可摧毁的希望。”

《我的大学》则是高尔基在写了《在人间》六年之后,即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二年完成的。因此这个作品不论在构思和文体方面又与前两部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基本主题上还是连贯的,即除了继续揭露、鞭笞小市民的肮脏生活和灵魂外,也进一步探索了阿廖沙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我的大学》主要记述了作者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在喀山的一段艰苦生活历程。阿廖沙本来是抱着“上大学”求学的目的去喀山的,但是梦想很快就破灭了。迫于生活,他不得不经常跑到伏尔加河码头和面包房等地去干活。在这里,他的生活接触面扩大了,除了与工人、流浪汉、城市下层平民打交道外,还结识了一大批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然后又跟罗马斯到农村去做启蒙宣传工作。与《童年》和《在人间》相比较,在《我的大学》中,阿廖沙已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中的恶,而是开始身体力行,试图提出并着手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了;他从过去对事对人的自发的反抗进而到了自觉反抗的阶段,从孤立的个人反抗的方式转为寻找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的方式。这当然是莫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尚缺乏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还没有看到先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的工作仍不会有好的结果。高尔基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喀山的一段生活锻炼,对于阿廖沙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后来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辉凡

二〇〇二年八月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主人公阿廖沙十一岁时不得不到社会上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当过学徒,也在绘图师家、轮船上做过杂工,历经坎坷,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在轮船上当洗碗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直的厨师斯穆雷,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读书,激发了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五年后,阿廖沙怀着进大学的希望准备到喀山去。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广泛地描写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下层的社会生活。

《在人间》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五年一至十二月各期《俄罗斯言论报》;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间首次在柏林出版单行本。中译本于一九三五年译自日本改造版《高尔基全集》,先后在开明书店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人间》。我社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版了根据俄文本《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三卷进行校订过的中译本。本书根据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印制。

我来到人间，在城里大街上的一家“时式鞋店”里当学徒。^①

我的老板是个矮胖子，他的栗色脸是粗糙的，牙齿是青绿色的，湿漉漉的眼睛长满眼屎。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做起鬼脸来。

“不要出怪相。”他低声严厉地说。

这对浑浊的眼睛看得我怪不好受；我不相信这种眼睛会瞧得见，也许他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了，不要出怪相。”他更低声地，厚嘴唇几乎不动地说。

“别搔手，”他冲着我干巴巴地直叨唠道，“记着，你是在城里大街上头等铺子里做事！当学徒，就得跟雕像一样站在门口……”

我不懂什么叫做雕像，而且也不能不搔手。我的两条胳膊，到臂肘为止全是红癍和脓疮，疥癣虫在里面咬得我难受。

“你在家干什么？”老板仔细查看我的胳膊，问。

我告诉他时，他摇晃着盖满花白头发的圆脑袋，使人难堪地说：

“捡破烂儿，这比要饭还糟；比偷东西还糟。”

我不无得意地说：

“我也偷过东西呢。”

于是，他把两只跟猫爪子一样的手撑在账桌上，吃惊地眨着瞎子似的眼睛看着我，低声嘶哑地说：

“怎一么，你还偷过东西？”

^① 一八七九年秋，十一岁的高尔基在波尔洪诺夫的“时式鞋店”当学徒。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唔，那倒是小事。可是你如果在我铺子里偷鞋子，偷钱，我就把你关进牢里，一直关到你长大……”

他讲这句话时，语气很平和，可我却吓坏了，也更讨厌他了。

铺子里除了老板以外，还有亚科夫的儿子，我的表兄萨沙和一个红脸的大伙计，他这个人挺机灵，会纠缠人。萨沙穿着红褐色的常礼服、衬胸、撒腿裤，系着领带。他很傲慢，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的时候，托萨沙照应我，教我。萨沙神气活现地把眉头一皱，警告说：

“那得叫他听我的话。”

外祖父把手放在我脑袋上，按弯了我的脖子：

“你得听萨沙的话，他年纪比你大，职位也比你高……”

萨沙便瞪出眼珠向我叮嘱：

“你可别忘了外公的话！”

于是，从头一天起，他就趁势摆起老资格来。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老板这样说他。

“我，我没有，东家。”萨沙低下头应了一声；可是老板还是唠叨不休。

“别老虎着脸，顾客会当你是头山羊的……”

大伙计满脸赔笑，老板难看地撇着嘴，萨沙红着脸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谈话，里面好些话我听不懂，有时觉得他们好像在讲外国话。

每当女顾客进门的时候，老板便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摸摸髭须，满脸堆起甜蜜的微笑，现出无数的皱纹，可是那对瞎子似的眼睛却没有一点变化。大伙计挺起身子，两个胳膊肘贴住腰部，手掌恭敬地摊在空中。萨沙畏怯地眨眼睛，极力想掩盖住凸出的眼珠。我站在铺子门口，悄悄地抓挠着手，留心观察他们做买卖的规矩。

大伙计跪在女顾客前面，奇妙地张开手指量鞋子的尺寸。他两手直哆嗦，小心翼翼地触着女人的脚，好像害怕把脚碰坏了。其实这位女客的

脚很肥，像一只倒放的溜肩膀的瓶子。

有一次，一位太太抖动着脚，蜷缩着身子说：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啊……”

“这个，是我们的礼貌……”大伙计急忙热心地解释。

他那纠缠女客的样子着实可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玻璃门，可是我总耐不住要瞧瞧他们做买卖的情景，因为大伙计那种动作非常使我觉得可笑，同时又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那么有礼貌地张开手指，那么灵巧地给生人穿鞋子。

老板常常躲进柜台后面的账房里，同时也把萨沙叫进去，留下大伙计独自跟女客周旋。有一次，他摸了摸一位棕色头发的女顾客脚，然后把自己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吻了吻。

“哎哟！”女人叫了一声，“你这个调皮鬼！”

他鼓起腮吃力地说：

“啧啧……啧啧。”

这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怕笑得站不稳，手抓住门把子，门被推开了，脑袋磕到玻璃门上，碰坏了一块玻璃。大伙计冲着我跺脚，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脑袋，萨沙要拧我的耳朵。傍晚回家去的路上，萨沙狠狠地说我：

“你这样胡闹，人家会把你撵走的！这有什么可笑的？”

他又解释道，大伙计得到太太们的欢喜，买卖就会兴旺起来。

“太太们为了看看讨人喜欢的伙计，就是不需要鞋子也会特地跑来买一双。可你，就是不明白！叫人家替你操心……”

我感到委屈，谁也没替我操心，尤其是他。

每天早晨，病恹恹、爱发脾气的厨娘，总是比萨沙早一个钟头把我叫起来。我得擦好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他们的皮鞋，刷好他们的衣服，烧好茶炊，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木柴，把午饭用的饭盒子洗干净。一到铺子里，便是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上买主家送货，之后再回老板家取午饭。在这个时候，我那个站铺门口的差事，便由萨沙代替。他认为干这件事有失他的身份，就骂我：

“懒家伙，叫别人替你做事……”

我觉得苦恼，寂寞。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从早到晚，待在库纳维诺区^①的沙土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和森林中。可是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朋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而生活又向我展开了它的全部丑恶和虚伪的内幕，使我愤恨。

有时候，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就走了，那时他们三个就觉得受了侮辱。老板把甜蜜的微笑收敛起来，命令萨沙说：

“卡希林，把货物收起来！”

接着就骂人：

“呸！连猪也滚进来啦！蠢婆娘，待在自个儿家里闷得慌啦，到人家铺子里来闲逛。要是我的老婆，我可叫你……”

他的老婆是个黑眼珠，大鼻子，又瘦又干瘪的女人，常常跺着脚骂他，像对待奴仆一样。

常常这样，他们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殷勤地鞠着躬，说奉承话，送走她们以后，便不干不净地说起这女人的坏话来。那时候，我真想跑到街上去，追上那个女顾客，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

当然，我知道世上的人，彼此都在背后说坏话，可是这三个家伙谈论人的时候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委派他们来审判全世界似的。他们总是嫉妒人，从不夸赞任何人，无论对谁，他们都知道一点什么短处。

一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毛皮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沙，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她使我想起绝代美人瓦西莉萨^②，我认定这女人一定是省长夫人。他们毕恭毕敬地招待她，像在火面前一样哈着腰，奉承话满口不绝。三个人像妖魔似的，满铺子跑来跑去，他们的影子映在橱窗

① 当时高尔基外祖父家住在这个区。

② 俄国民间故事中聪明坚强的美女。

玻璃上，仿佛四边的东西都着了火，在渐渐消失，眼看着就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另外一种形状。

她迅速挑选了一双高价的皮鞋，走了。老板咂着嘴发出哨声：

“母—狗……”

“干脆说，是个女戏子！”大伙计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这位太太的好些情人和她的奢华的生活。

午饭后，老板在铺子后边屋子里睡午觉，我打开了他的金表，在机件上滴了一点醋。我很痛快，看见他醒了以后拿着表走进铺子来，慌慌张张地说：

“怎么回事？表忽然发汗了！从来没有见过表会发汗！莫不是要出什么祸事？”

尽管铺子和家里的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好像还是陷进一种百无聊赖的烦闷中。因此，我常常想，得干出一件什么事情来，才能让他们把我撵出铺子呢？

满身雪花的行路人，默默地从铺门前走过，使人觉得他们好像是送葬到墓地去，因为耽误了时间，忙着去追赶棺材一样。马慢吞吞地拖着车子，很吃力地越过雪堆。铺子后边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钟声凄凉地响着——是大斋期了。钟声一下一下像枕头撞着人的脑袋，不觉得痛，却使人麻木和发聋。

有一天，我正在铺子门前的院子里，清理刚刚送到的货箱。这时教堂里看门的那个歪肩膀的老头儿走到我的跟前。他软得像布片做成的一样，穿着像被狗咬碎了的烂衣服。

“好小子，给我偷一双套鞋好吗？”他对我说。

我没有吭声。他在空箱子上坐下，打着呵欠，在嘴上画十字^①，又说了一遍：

“你给我偷一双怎么样？”

① 俄国农民认为人打呵欠，邪气会跑进嘴里，所以要画十字避邪。

“不能偷！”我对他说。

“可是有人偷呀，给我老头几个面子吧！”

他跟我周围的人不同，招人喜欢。我觉得他很相信我愿意替他偷，于是我答应从通风窗里塞给他一双套鞋。

“那好，”他并不显出高兴，平静地说，“不哄人吗？嗯，嗯，我看出来了，你不哄人……”

老头儿默默地坐了一会，用长靴底踩着肮脏的泥雪，用土烧的烟斗抽着烟。突然，他吓唬我说：

“要是我哄你呢？我拿了这双套鞋到你的老板那儿，说是花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那怎么办？这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可是你只卖半卢布！说你去买好吃的了，那你怎么办？”

我发愣地望着他，仿佛他已经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而他却依然望着自己的长靴，吐着青烟，轻轻地继续用鼻音说：

“比方说吧，要是我原来受了你老板的嘱托：‘你替我去探一探那小子，他会不会做贼？’那怎么办？”

“我不给你套鞋。”我生气地说。

“现在你已经不能不给了，因为你已经答应了！”

他抓起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用冰凉的指头敲敲我的脑门，懒洋洋地说：

“你怎么轻易就说：‘喂，拿去吧？！’”

“是你要我这样做的。”

“我要求的多着呢！我要你去打劫教堂，怎么样，你干吗？难道可以相信别人？哎，你这傻小子……”

说完，他把我推开，站起身来：

“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又不是阔佬，用不着穿套鞋，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很厚道，到了复活节，我放你到钟楼上去撞撞钟，望望街景……”

“全城我都熟悉。”

“站在钟楼上看，它可漂亮多了……”

他用鞋尖踏着雪地，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边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暗暗担忧，忐忑不安地想：那老头儿当真只是开玩笑，还是老板叫他来试探我呢？我不敢走进铺子去。

萨沙闯进院子，大声吆喝道：

“你在搞什么鬼？”

我火了，举起钳子向他一扬。

我知道他跟大伙计常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炕的烟囱里，等到离开铺子的时候，便往外套袖子里一塞。我讨厌这种事情，也有点害怕。我还记着老板的吓唬。

“你偷东西吗？”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伙计，”他郑重地声明，“我只是帮他的忙，他说：你得帮个忙！我只好听从，要不然，他会给我使坏的。老板！他本人也是伙计出身，他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可别乱说！”

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学着大伙计的派头，不自然地伸开指头整理领带。他在我面前总是摆架子，耍威风，训斥我。当他吩咐我的时候，总伸出一只手做推开的姿势。我个儿比他高，气力比他大，但瘦削，笨拙。他却丰润、柔软、油光满面。他穿起常礼服、撒腿裤，在我看来很有气派、很威风，可是给人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他很憎恶厨娘，厨娘确实是个怪娘们，说不准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上的事情，我顶喜欢打架，”她圆睁着黑亮、炽热的眼睛说，“无论什么样的打架，我都觉得好，鸡斗、狗咬、汉子们相打，我都觉得好！”

碰到公鸡、鸽子在院里斗架，她就放下手上的活儿，靠在窗口，出神地直望到斗完为止。她每天晚上对我跟萨沙说：

“你们这些小子，闲坐着多没意思，打打架多好呀！”

萨莎生气地说：

“傻婆娘，谁告诉你我是小子？！我是二伙计啦！”

“我可不这么看，在我眼里，没有娶老婆的全是小子！”

“傻婆娘，傻脑袋瓜子……”

“魔鬼倒聪明，可是上帝不喜欢他。”